

人的生命历程宛如单向行驶的列车,又似大江东去,是一次性的,往而不返,不可重复。而疾病又总是伴随着生命而来,接转着生命而去。唐代诗人白居易《病气》一诗中写道:“自知气发每因情,情在何由气得平。若问病根深与浅,此身应与病齐生。”既然疾病与生命相伴而生,那么,同疾病作斗争,以保持身体健康,就应是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的永恒课题。

由此,自然会联想到,人在获得了生命之后,不能只是消费它,支配它,享用它,还必须时刻考虑到如何滋润它,培育它,调适它。因为一切事物都是有生有灭的,弄得不好就会得而复失,健康也不例外。特别是人过中年,生命旅程进入了事故多发期,肌体的各种零部件不断地出现破损,活力在逐渐衰减,或早或晚,总有那么一天,会像江淹的五彩笔那样,被“造化小儿”强制索回。

这原本是一个至为浅显的道理,可是,对许多人来说,尤其是那些长时期

病床是个大学校

王充闾

很少患病的人,却往往缺乏清醒的认识。他们存在一种错觉,以为自身体质绝佳,简直到了与病苦绝缘的“仙家”境界。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,有些人以自己的体魄健壮相标榜,拍着胸脯,吼着喉咙,津津有味地说:“我身体好,一病便了不得。生活是种律动,须有光有影,有左有右,有晴有雨,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。微微暗些,然后再明起来,则暗得有趣;而明乃更明,且至明过了度,忽然烧断,如百度电灯泡然。这个,照直了说,便是小病的作用。”

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:有些体弱多病的人反而寿命比较长。前面说到的白居易,自小体弱多病,为此,曾有“年少已多病,此身岂堪老”之句。但他并不自暴自弃,而是以积极的态度,进行自我调摄,注重养生。他在《寄同病者》一诗中:“或有终老者,沉贱如泥沙。或有始壮者,飘忽如

风花。穷饿与天促,不如我者多。以此反自慰,常得心平和。”最后,终以多病之身,得享七十五岁上寿,超过了当时人们向往的“古稀之年”。

这类似乎反常却颇合乎道理的现象之出现,业内人士分析认为,主要在于体弱多病者自觉维护健康、珍惜生命、保养的意识比较强。他们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着弱点,于是,主动调理,时刻不忘自我保健;这样,在饮食、医疗、心理调适、生活规律等诸方面,要比那些表面健壮、实则外强中干的所谓“硬汉子”科学、合理得多。其次,他们自知体质较弱,常常甘拜后尘,不去逞强、硬拼、“打肿脸充胖子”,不做那类超越极限、力不从心的冒险试验。这也就减少了许多风险,避免出现意外。再者,患病本身,有时也能增强免疫功能,提高抗病能力。

患病,无疑是一件倒霉的事。但是,得过一场病,可以为自己挣得一份认识上、生理上的财富。只要能够正确对待,它就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,那就是可以使人懂得一些生活的辩证法,增强对于灾难的预防能力、应对能力和承受能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病床是一个大学校。

这是带有普遍性的规律。但也不能否认,这种“红尘觉悟”未必就那么牢靠,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的现象也不时可见——认识得迟,却消失得很迅速、很干净。有些人是一下了病床,恢复了健康,就把这些以惨重代价换来的感悟忘得无影无踪了。我在南方有一位朋友,前些年由于用脑过度,积劳成疾,患过一场大病,这个惨痛的教训,按说早就应该牢牢记取了;可是,痴情眷恋,爱书成癖,已经到了执迷不悟、至死靡它的地步,病势一经好转,便又故态复萌,有时甚至是变本加厉,结果,很快又旧病复发了。

编者按:秋,气爽天高,斑斓静谧,深沉浓烈,豁达温柔。恰当轻展书卷,让心灵在这金黄的季节里沉淀、收获,丰盛、舒展。你选择什么书共舞秋之深邃醇厚?今起请看一组《书香伴秋韵》。

北京今年夏天异常燥热,桑拿天整整蒸了两个月。幸好,时序分明的优点依然在,立秋一到,空气中的水分退去,天空又高又蓝,不再低低地压得人透不过气,颇有几分刘禹锡《秋词》的味道: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诗情何处寄?自然当是读好书。

日常被困在都市写字楼里的我们,出行多是地铁,如庞德笔下的“湿漉漉的黑色树枝上点点花瓣”,不会随着季节荣枯,行道树是仅有的气候信使,季节更替虽可感知,但看到的秋色,听到的秋声,尝到的秋滋味,却不够多。我们需要一个擅长从俗世里发现被人忽略的美的作家,汪曾祺再合适不过,他对生活的细节充满热情且极为敏锐,四季轮转、草木盛衰、食物清腴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和草笔。他的散文集《远方有人在歌唱(老树画画插图版)》,文字熨帖温润,图画清新可喜,正好此时来读。

汪曾祺很中意郑板桥的一句诗:“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他说:“这副

元代诗人碧碧窗有两句诗:“到底不知因色误,马前犹自买胭脂。”这是哀叹被抛少妇的意思,她在被抛途中看到有卖脂粉的,仍然要买,以便打扮得更漂亮一些,完全忘记了正是因为年轻美貌而惨遭劫掠的教训。寥寥两句,寄怀深远,语重心长。此刻,如果袁氏在侧,料应也会为我那位“书痴”文友,题上几句哀悯或者婉喻的诗句。

实际上,稍早一些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已经这样做了,只不过他写的是一首自嘲诗。题目比较长,把本事交代得很清楚——《淋疾复作,医云忌文字劳心,晓起自警》:“荒疏诗句枉劳心,忏悔莺花罢苦吟。也不欠渠陶谢债,夜里梦里又相寻。”长期以来,诗界把六朝大诗人陶渊明、谢灵运奉为代表性人物。作者在这里诙谐地说,我也不欠二位的债呀,他们怎么总来找我“讨账”呢!“渠”,方言,作“他”或“他们”解。说是“自警”,实际上看不出来,倒像是自解、自辩,结果只能是故我依然。人啊,人!就是这样麻痹,这样执拗,这样善忘。

这里说的是自矜身强体健,错误判断形势的事例。还有一种错误抉择的情况,说来更是令人痛心。从前我有个邻居,是市里的中层领导,五十多岁了,体检时发现患了胃癌,当时正赶上市人大换届,为了能够再上一步,便把病情隐瞒下来,前后闹腾得耽误了半年,结果,虽然当上了市人大副主任,却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,最后送掉了一条命,演成了人生悲剧。

作为过来人,走笔至此,忽然想起三十年前我那次大手术。故题两首七绝以为纪念,题目是《面对手术刀痕感而赋》:“刀兵未见见刀痕,平地风涛险更频。度尽劫波成妙悟:一重冰雪一重春。”“留得瘢痕似弹痕,病魔凶恶梦重温。休矜少壮顽躯健,岂有金刚不毁身!”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这个给了我生命,又无条件爱我的人,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情,永远尊重我的选择,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对我动怒生气的场景。

得知我是全职写作者,有人好奇,当初我怎会选择从事酒店业?

实则有意而为之。想当初刚大学毕业,血气方刚,锋芒毕露,觉得自己由象牙塔里走出,混社会理应高人一头。不承想,骑着瞎马撞南墙,直撞到头破血流。

痛定思痛,惊觉现实世界远没想象中那般知之非难,行之不易。亦逐渐明白,人生究其根本是一趟身不由己的旅程。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大多时颇感无奈无助,皆拜生活所赐。

既然无法改变生活,那就改变自己,曲径通幽。历练锻造的同时,收敛锋芒,磨炼心性方可玉汝于成。想起我应聘的第一家酒店,老总是一位法籍华人,平时鲜少露面,但凡出现,永远笑眯眯一副慈祥面孔,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——刀切豆腐两面光,是说做事之前先做人。尤其具体到服务业,经年累月与人打交道,三教九流,五行八作,内练修养外练功。字字珠玑,印象极深。

服务行业素来是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。人员流动性大,即使正式上岗,何时能被提拔得以重用?且熬呢!回望做酒店管理那些年,时刻铭记“干滚豆腐万滚鱼”七字真言。绝非虚妄。你想啊,豆腐跟鱼都耐煮,砂锅细火慢炖,只有煮煮的时间足够,方得美味悠长。

温和性格岁月打磨。一叶知秋。落叶飘零时寂然无声,我心里住着的行者得以暂歇驻足。风雨把鞋穿在脚上,日夜无分,只管埋头疾步。赶路的叶子季节一到,便即刻投入江海河流。四面八方的诸子呵,乘坐自制的竹筏,于无声处落叶归根。时常会想起故乡老宅角落的磨坊里,被蒙住双眼的小毛驴,终日穷夜,转了一圈又一圈。

它是否也知道,待到枣树碧翠落红,垂垂的高粱亦注定会俯身弯腰,只为迎接漂泊的浪子策马扬鞭,于沉沉雾霭中疾驰而来?

回沪多年后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蜗居,此前借房八载,几度搬迁。迫于生活,最多时要打五份工。日日星行夜归,周而复始,奔波于浦东浦西各大酒店实地考察,因地制宜,为员工培训。开篇“微笑的力量”乃讲授的重中之重。没面带微笑,就不能算完成岗前着装。是行规,是基础,更是日后解决客人投诉的杀手锏。

做酒店,得了解形形色色顾客类型,审时度势,斟酌思量。当意外事件突如其来能有条不紊,忙而不慌。记得有一次,客人点了豆面却并未及时食用,不过片刻工夫,忽听啪的一声摔筷子,斥道:“怎么吃?能吃吗?”一碗面条已然成了个面疙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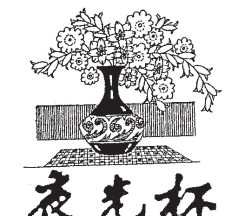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事先就提醒过豆面黏性大,最好现煮现吃,然则顾客至上,我那天恰好楼面值班,即刻交代后厨重新落面,客人虽然仍一脸愤愤,但语气有所缓和。这就是我们强调的“十秒钟规则”——简化决策过程,不内耗,快速决定,迅速行动,尽快遏制事态发展。

常言道,好话一句三冬暖,恨棒不打笑脸人。说话间,刚煮的豆面端上来。趁热打铁。交流更多靠眼神,结合言语观色,很快风波散尽。

遥想许多年前,年少轻狂的康纳·希尔顿拥有五千万美元而自鸣得意,跑去跟母亲显摆。老太太不以为意:“你找到快捷且无需本钱又行之久远的办法来吸引回头客了吗?”

希尔顿饭店服务员脸上永远有一抹微笑,这是赠予独属本店宾客的阳光。老希尔顿生前喜欢频繁去世界各地连锁店入住视察,他考核的第一句话常常是——你今天微笑了吗?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夜光杯

不少上海人都知道,滑稽界有一位著名的女滑稽方艳华,曾是市三八红旗手和区人大代表,却不知道她还有个身份——军嫂。

方艳华自幼受父亲熏陶,喜欢说说唱唱,天赋聪颖,过目不忘,后随父亲去了南京滑稽剧团发展。她小小年纪就痴迷唱戏,学戏刻苦勤奋,锋芒毕露,在南京已有小名气。青春美妙,20岁时,她邂逅南京军区文工团舞蹈队朱教官,一见钟情,两心相悦,三生石定姻缘,结婚生子,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军嫂。

随着丈夫转业,夫妻二人双双回到了申城,继续从事文艺工作。丈夫当上了沪剧团的领导,方艳华进入海燕滑稽剧团,有幸遇上红极一时的田丽丽老师,得到悉心教诲。方艳华如饥似渴,潜心钻研,技艺突飞猛进。丈夫老朱经常在她面前“敲木鱼”:“要学而不倦,不耻下问。为了唱好《各派越剧》《戏迷嫂嫂》《白相大世界》等经典段子,她在不同场合为袁雪芬、戚雅仙、金采风、杨飞飞、梅兰珍、徐丽仙等名家演唱,讨教“流派像不像?”“情感真不真?”她在电台演播的曲目几乎乱真,听众分不清演唱者究竟是名角还是方艳华。她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,演大戏人物传神出彩,独脚戏说做幽默独特,成了台柱子。

光有传承不够,还得开拓创新。她在唱腔上着重小腔运用,用她的话说,声情并茂,有腔有调,转弯抹角小处更要有滋有味。表演样式需有突破,一次,方艳华在排练独脚戏《六十六》时,根据情景构想一段舞蹈,但自己不善此道。她丈夫毛遂自荐,既当舞蹈设计又当排练教练,就在家里,手把手地辅导她,结果剧场呈现一片彩头。方艳华对着丈夫打趣说:“这是军民鱼水情啊。”

为了使自己的艺术道路更加广阔,方艳华拜滑稽泰斗姚慕双、周伯春为师,成了姚周“双字辈”的女弟子,丈夫兴奋不已,抚手鼓掌:学无止境,锲而不舍,有军人之气质。在两位恩师指点下,方艳华的表演水平及艺术理论水平有了质的提高。

人生有跌宕起伏,又有谁知道方艳华曾开过三次大刀。在她最困难时,老朱拉着她的手坚毅地说:意志和信仰是对抗病魔和困难的支撑。方艳华硬是挺了过来,凭着军嫂那股坚韧的意志和戏比天大的信仰一次又一次克服难关,重登舞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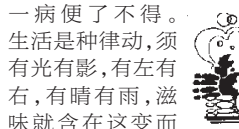
方艳华为自己立下两条铁定规矩:为部队、为敬老院再忙再累,演出义不容辞,不取报酬,召之即来。某天赤日炎炎,虹口区文化馆组织慰问三军活动,地处宝山。当时她热伤风高烧到39.6℃,但不声不响,依然顶着烈日坚持演出,显示了军嫂豪爽、坚韧的风采。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

夜光杯

不少上海人都知道,滑稽界有一位著名的女滑稽方艳华,曾是市三八红旗手和区人大代表,却不知道她还有个身份——军嫂。

方艳华自幼受父亲熏陶,喜欢说说唱唱,天赋聪颖,过目不忘,后随父亲去了南京滑稽剧团发展。她小小年纪就痴迷唱戏,学戏刻苦勤奋,锋芒毕露,在南京已有小名气。青春美妙,20岁时,她邂逅南京军区文工团舞蹈队朱教官,一见钟情,两心相悦,三生石定姻缘,结婚生子,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军嫂。

随着丈夫转业,夫妻二人双双回到了申城,继续从事文艺工作。丈夫当上了沪剧团的领导,方艳华进入海燕滑稽剧团,有幸遇上红极一时的田丽丽老师,得到悉心教诲。方艳华如饥似渴,潜心钻研,技艺突飞猛进。丈夫老朱经常在她面前“敲木鱼”:“要学而不倦,不耻下问。为了唱好《各派越剧》《戏迷嫂嫂》《白相大世界》等经典段子,她在不同场合为袁雪芬、戚雅仙、金采风、杨飞飞、梅兰珍、徐丽仙等名家演唱,讨教“流派像不像?”“情感真不真?”她在电台演播的曲目几乎乱真,听众分不清演唱者究竟是名角还是方艳华。她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,演大戏人物传神出彩,独脚戏说做幽默独特,成了台柱子。

光有传承不够,还得开拓创新。她在唱腔上着重小腔运用,用她的话说,声情并茂,有腔有调,转弯抹角小处更要有滋有味。表演样式需有突破,一次,方艳华在排练独脚戏《六十六》时,根据情景构想一段舞蹈,但自己不善此道。她丈夫毛遂自荐,既当舞蹈设计又当排练教练,就在家里,手把手地辅导她,结果剧场呈现一片彩头。方艳华对着丈夫打趣说:“这是军民鱼水情啊。”

为了使自己的艺术道路更加广阔,方艳华拜滑稽泰斗姚慕双、周伯春为师,成了姚周“双字辈”的女弟子,丈夫兴奋不已,抚手鼓掌:学无止境,锲而不舍,有军人之气质。在两位恩师指点下,方艳华的表演水平及艺术理论水平有了质的提高。

人生有跌宕起伏,又有谁知道方艳华曾开过三次大刀。在她最困难时,老朱拉着她的手坚毅地说:意志和信仰是对抗病魔和困难的支撑。方艳华硬是挺了过来,凭着军嫂那股坚韧的意志和戏比天大的信仰一次又一次克服难关,重登舞台。

方艳华为自己立下两条铁定规矩:为部队、为敬老院再忙再累,演出义不容辞,不取报酬,召之即来。某天赤日炎炎,虹口区文化馆组织慰问三军活动,地处宝山。当时她热伤风高烧到39.6℃,但不声不响,依然顶着烈日坚持演出,显示了军嫂豪爽、坚韧的风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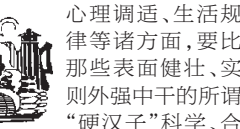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

夜光杯

不少上海人都知道,滑稽界有一位著名的女滑稽方艳华,曾是市三八红旗手和区人大代表,却不知道她还有个身份——军嫂。

方艳华自幼受父亲熏陶,喜欢说说唱唱,天赋聪颖,过目不忘,后随父亲去了南京滑稽剧团发展。她小小年纪就痴迷唱戏,学戏刻苦勤奋,锋芒毕露,在南京已有小名气。青春美妙,20岁时,她邂逅南京军区文工团舞蹈队朱教官,一见钟情,两心相悦,三生石定姻缘,结婚生子,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军嫂。

随着丈夫转业,夫妻二人双双回到了申城,继续从事文艺工作。丈夫当上了沪剧团的领导,方艳华进入海燕滑稽剧团,有幸遇上红极一时的田丽丽老师,得到悉心教诲。方艳华如饥似渴,潜心钻研,技艺突飞猛进。丈夫老朱经常在她面前“敲木鱼”:“要学而不倦,不耻下问。为了唱好《各派越剧》《戏迷嫂嫂》《白相大世界》等经典段子,她在不同场合为袁雪芬、戚雅仙、金采风、杨飞飞、梅兰珍、徐丽仙等名家演唱,讨教“流派像不像?”“情感真不真?”她在电台演播的曲目几乎乱真,听众分不清演唱者究竟是名角还是方艳华。她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,演大戏人物传神出彩,独脚戏说做幽默独特,成了台柱子。

光有传承不够,还得开拓创新。她在唱腔上着重小腔运用,用她的话说,声情并茂,有腔有调,转弯抹角小处更要有滋有味。表演样式需有突破,一次,方艳华在排练独脚戏《六十六》时,根据情景构想一段舞蹈,但自己不善此道。她丈夫毛遂自荐,既当舞蹈设计又当排练教练,就在家里,手把手地辅导她,结果剧场呈现一片彩头。方艳华对着丈夫打趣说:“这是军民鱼水情啊。”

为了使自己的艺术道路更加广阔,方艳华拜滑稽泰斗姚慕双、周伯春为师,成了姚周“双字辈”的女弟子,丈夫兴奋不已,抚手鼓掌:学无止境,锲而不舍,有军人之气质。在两位恩师指点下,方艳华的表演水平及艺术理论水平有了质的提高。

人生有跌宕起伏,又有谁知道方艳华曾开过三次大刀。在她最困难时,老朱拉着她的手坚毅地说:意志和信仰是对抗病魔和困难的支撑。方艳华硬是挺了过来,凭着军嫂那股坚韧的意志和戏比天大的信仰一次又一次克服难关,重登舞台。

方艳华为自己立下两条铁定规矩:为部队、为敬老院再忙再累,演出义不容辞,不取报酬,召之即来。某天赤日炎炎,虹口区文化馆组织慰问三军活动,地处宝山。当时她热伤风高烧到39.6℃,但不声不响,依然顶着烈日坚持演出,显示了军嫂豪爽、坚韧的风采。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如今,方艳华已87岁,但她退而不休,仍然活跃在舞台上。她经常告诫自己:“我是艺人,但我不会忘记,我还是一名军嫂。”



小憩 (中国画) 邓国忠

月色如水,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上沙沙地振羽,满架秋风中的紫色、白色的扁豆花摇曳,颜色不同的扁豆花,结出来的扁豆有何区别,一般人多半没注意到,汪曾祺却了如指掌:“紫花扁豆结的豆角皮色亦微带紫,白花扁豆则是浅绿色的。吃起来味道都差不多。唯入药,则必为‘白鲜豆’。”老树配的图,是一撮浅绿色的扁豆,鲜翠可人,读完文章之后可知,原来是白花结出来。

如上所述,汪曾祺所写,皆是平常可见、可得,草木虫鱼鸟兽五味,都极为朴素而常见,但他能从中发现美与温暖。汪曾祺曾说:“给人间送一点小小的温暖,这大概可以说是我的写作的态度。”他始终认为:“生活,是很好玩的。”而给这本书绘制插图的老树,也曾这么说过:“没有什么比生活更重要。”秋风初起是凉爽,然而接着就是深秋枯索与冷清。何以解人心中秋?不如捧读这本书,看汪曾祺与老树笔下的那些美好且亲切到容易被忽视的人与事,一起感受生活是很好玩的。

生活是很好玩的

周墨西

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

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

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

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

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

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

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

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

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

滋味之外,尚有声有色,在“暑尽天凉,

今天你笑了吗?

王蓉

十日谈

书香伴秋韵

责编:郭影